

# 文天祥

长篇历史小说

高景明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 文天祥

高景明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 数据

文天祥 / 高景明著 . — 西安 : 太白文艺出版社 ,  
2002.11

I . 文 ... II . 高 ... III . 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86100 号

文 天 祥

高 景 明 著

太 白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

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昆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7 印张 4 插页 391 千字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ISBN 7-80680-043-3/I·014

定价：29.00 元

版 权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如 有 印 装 质 量 问 题 , 可 寄 印 刷 厂 质 量 科 对 换

(邮 政 编 码 : 710077)

## 内 容 简 介

本书以凝练、生动的笔法叙述了南宋名臣文天祥的一生经历，展现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的精神风貌。作者通过文天祥的一生经历：仕途坎坷、三起三落、毁家纾难，出使被扣，脱险南归，率兵抗元，屡败屡战，兵败被囚，忠贞不屈，勾绘了一个浩然正气的典型形象，同时也塑造歌颂了文天祥身边的一批仁人志士，揭示了权臣贾似道、陈宜中等人的误国弄权嘴脸。

# 目 录

|     |           |       |
|-----|-----------|-------|
| 一   | 剑拔弩张意踟蹰   | (1)   |
| 二   | 月白枫丹斥奸佞   | (12)  |
| 三   | 夤夜弄谋武林城   | (28)  |
| 四   | 文天祥初沉宦海   | (39)  |
| 五   | 文知州义收“二张” | (50)  |
| 六   | 文天祥实言遭遣   | (62)  |
| 七   | 三状元赏菊言志   | (75)  |
| 八   | 众义士西湖抒情   | (87)  |
| 九   | 天祥大义责权相   | (98)  |
| 十   | 贾似道弄权妄杀   | (108) |
| 十一  | 元兵受阻襄阳城   | (119) |
| 十二  | 桑弧未了男子事   | (130) |
| 十三  | 计中计襄阳失守   | (148) |
| 十四  | 忽必烈金殿点将   | (160) |
| 十五  | 江万里止水明志   | (169) |
| 十六  | 赵时赏义归天祥   | (179) |
| 十七  | 陈宜中趁火打劫   | (187) |
| 十八  | 文天祥毁家纾难   | (196) |
| 十九  | 陈宜中朝令夕改   | (205) |
| 二十  | 宋朝廷六神无主   | (219) |
| 二十一 | 文丞相使元被扣   | (232) |
| 二十二 | 义士太湖救文相   | (241) |

|     |         |       |
|-----|---------|-------|
| 二十三 | 烟火连甍困宋相 | (257) |
| 二十四 | 峰回路转铁壅关 | (272) |
| 二十五 | 文丞相镇江脱险 | (291) |
| 二十六 | 雾树重遮千里目 | (301) |
| 二十七 | 文丞相进退维艰 | (314) |
| 二十八 | 文夫人惠州侍母 | (323) |
| 二十九 | 司徒庙义士助相 | (333) |
| 三十  | 一片冰心总向南 | (342) |
| 三十一 | 历尽波劫重相聚 | (362) |
| 三十二 | 涌泉寺煮茶议政 | (369) |
| 三十三 | 陈宜中行在弄权 | (380) |
| 三十四 | 文天祥出征粤赣 | (394) |
| 三十五 | 老伯忠言惊文相 | (412) |
| 三十六 | 文天祥兵败空坑 | (421) |
| 三十七 | 赵时赏含笑赴义 | (439) |
| 三十八 | 张弘范领命征宋 | (452) |
| 三十九 | 文天祥再征闽粤 | (460) |
| 四十  | 壮志难酬五坡岭 | (471) |
| 四十一 | 弘范运筹零丁洋 | (484) |
| 四十二 | 零丁洋里叹零丁 | (494) |
| 四十三 | 赭衣坐拥北庭寒 | (505) |
| 四十四 | 玉洁冰清文夫人 | (517) |
| 四十五 | 留取丹心照汗青 | (526) |
| 跋   |         | (536) |

## 一 剑拔弩张意踟蹰

宋理宗开庆元年八月，长江北岸黄州城外香炉山下，元蒙哥汗的四弟忽必烈都元帅的帅帐中，正在举行着高级军事会议。

征南都元帅忽必烈的帅帐设在傍依香炉山南麓的一所大宅中，这是一位南宋致仕的户部侍郎的宅院。虽然这所宅院的户舍结构精巧、雅致，但忽必烈依然保持着蒙古族的习惯，将他的帅帐搭在花园的一片较为开阔的绿草坪上面。

正是八月初十的夜晚，江南的秋天似一支幽深恬美的抒情曲，月光、水色、虫鸣、花香，构成了和谐典雅的旋律，使人如痴如醉。但在今夕的黄州城外，香炉山下，却到处弥漫着一种肃杀而紧张的气氛。沿江栉次鳞比的蒙古军帐冷冷地蹲在月光下，良种的蒙古战马不时发出难耐的咴咴叫声，每一队百户营房门口哨兵的头盔、战刀都闪着森森的冷光，不断地从江口到帅府之间飞驰的游檄、信使、威严粗重的喝问令号，使这块美丽的土地充满了恐怖、紧张，大地好像在微微抖颤，江水似乎在嘤嘤呜咽。

只有忽必烈帅帐里灯火辉煌，巨燎在熊熊燃烧，灼灼的炬光逼得月色无光。花园中盛开的秋菊都恐惧地低首敛香，这些品种名贵的秋菊似乎害怕被人窥见隽美的面庞，悄悄地挤挤挨挨地藏起雪白粉嫩、金黄如锦、赤红似霞的面孔。后花园戒备森严，外围全由怯歹薛警戒，他们弩张剑拔，杀气腾腾；黑马

乳制成的熏酪、香薛酪、荔枝果品全由忽必烈带来的扎刺兀来回呈送；别说汉人军士，连蒙古巴突儿和一般百夫长、那颜、额毡等官员也不准靠近。

忽必烈坐在一只铺着花毡的紫檀木雕花矮背太师椅子上。他那粗犷的紫膛方脸，在灼灼的巨燎映照下，显得格外威严。他今年四十七岁，多年的戎马生涯在他的脸上留下了深深的痕迹：额头的皱纹深浅分明，两颊竖着两条深刻傲岸的皱褶，饱经风霜的脸上肌肤粗糙却十分紧凑；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在稍嫌高岸的眉棱下显得严峻隽智；嘴角线条分明，配上那只挺直厚大的鹰钩鼻子，更显得威严、坚毅、剽悍。

他半俯在公案上，一只手玩摩着一个龙泉窑瓷船形滴砚，那只滴砚十分雅致，是这一宅院的主人心爱之物。而这只曾供那位户部侍郎赋诗题墨的文房珍品，在忽必烈的手中却好像变小了许多。他那特大的手，骨棱分明而显得十分有力，从那暴起的青筋可以看出，忽必烈在压抑着内心的忿激、不安。

在忽必烈的右边软榻上坐着他的智囊伯颜右丞、江淮荆湖经略使赵璧、江淮宣抚使郝经和中书右丞张文谦等文臣，左边一排则是军中武将：大将拔都儿、先锋茶忽、万户张柔、千户董文炳和特意从湖南赶来的青年将领阿术。

文臣武将个个显得神情专注，庄重严肃。整个客厅气氛沉重、肃穆，大家都在静静地听着阿哈玛特叙述四川钓鱼台之战的过程。阿哈玛特是忽必烈的九弟宗王穆哥的心腹，特意从四川赶来向忽必烈报告战争情况的。

“……就这样，蒙哥汗在钓鱼台城下被王坚炮石打中，回营之后，第二天就殡天了。纽麟元帅已派人运大汗圣体回和林。奴才临来时，九大王嘱我启禀四大王：请四大王急速回和林，早

些召开忽里勒台大会，以系民心。”

蒙哥汗是忽必烈的同父同母长兄，而忽必烈排行第四。前年，蒙哥汗亲率四万大军越过六盘山进攻四川，入川之后，所向披靡，宋军节节败退。不到一年，蒙古军队就占领了川西各郡，大军进逼合州（重庆）。合州知州王坚是丁酉（一二三七年）抗蒙主帅孟珙的部将，他到合州任所后，便借嘉陵江、渠江之势修建了钓鱼台城堡。蒙哥汗包围合州后，多次强攻均未奏效。只好派人向王坚劝降。王坚不仅断然拒绝投降，还将劝降的使者押到阅兵场当众斩首。蒙哥汗恼羞成怒，一方面加紧进攻，一方面从大理招回兀良哈克、阿术父子，让其从云南进攻湖南，又调驻守陕西的忽必烈进军鄂州，以截断长江入援合州之军。而正当两路人马刚出动之时，蒙哥汗却在激烈的战斗中，被王坚的炮石击中，受伤死亡。

“九大王还令我稟告：纽麟元帅已暗中议定，不日班师回和林，恐有不测之举。故请四大王能早作决断。”阿哈玛特结束了自己的报告，然后端起瓷杯，喝了一口黑马酪，恭谨地又看了看忽必烈。

阿哈玛特说完之后，帅帐内一片沉寂，大家都默默无言。他们都知道今日中午阿哈玛特赶到，忽必烈得知蒙哥汗殮天的消息后所发生的令人震惊的行动……

忽必烈在中午听到消息后，怒火勃发，暴跳如雷，扔下正在帅帐中议事的文官武将，狂怒地跳上他喜爱的雪花骥战马，奔到关押俘虏的牢房，一刀劈开牢门，狂暴地一口气砍死了几十名俘虏，又飞马驰入帅府，立即传令拔都儿：明天一早渡江攻打浒黄州。

当拔都儿领命出帅帐，文臣武将均退出大帐后，江淮荆湖

经略使赵璧却说：

“大王不可！依微臣之见，我军应立即撤兵北返。”

“我奉命而来，岂可无功而回！杀我长兄，此仇岂可不报！”忽必烈目眦尽裂，双目喷火，大声吼着。但赵璧却依然神色坦然，全不在意地说：

“大王，国不可一日无主。大汗殡御，七大王在和林监守，阿蓝答儿等大臣多与大王不睦，大王迟迟不归，只恐和林一旦有变，悔将无及。望大王三思。”

赵璧的话发生了奇异的力量，忽必烈一下子冷静下来。他在帅帐内大踏步转了几圈，然后，冷不丁地站在赵璧面前，亲热地拍拍赵璧的肩，轻声地说：

“还是秀才爱我！”

赵璧祖居云中怀仁县，幼读经史，颇有识见，忽必烈对他甚为尊重，亲切地呼为“秀才”而不名，经常让他的后妃亲自动手为赵璧制作时令衣服，行军时赵璧常与忽必烈并辔而行，为忽必烈讲解经史典故，甚得忽必烈信任。赵璧对忽必烈也是忠心耿耿，直言敢谏。忽必烈生性剽悍，刚愎自用，但对士子儒生却十分钟爱，特别是对赵璧，更是言听计从。

当赵璧提到阿蓝答儿等人在和林时，更使忽必烈感到不安。原来，蒙哥汗虽为忽必烈的亲大哥，但由于阿蓝答儿、浑都海等大臣挑唆，蒙哥汗在两年前就对武功赫赫的忽必烈有所猜忌，曾突然派阿蓝答儿到忽必烈统辖的关中设钩考局查算课赋。阿蓝答儿来关中后，行踪诡秘，使忽必烈十分恼怒。按忽必烈的脾气，当时就要回和林找他大哥理论，多亏赵璧劝他说：

“大王虽为大汗之弟，但是臣；大汗既为大王之兄，却又是君。君臣岂可论理；终然大王理直得胜，但触逆大汗，君心不

悦，必将与大王疏远，谗言必进，大王必将更为大汗猜疑而受祸。依微臣之见，大王应坦然处之，并将王邸之妃妾、公主尽送京师，示君以忠，大汗之疑将不辨自解，谗间之文字将不攻自灭。”

忽必烈采纳了赵璧的建议，将自己的爱妃弘吉利及子女送到京师皇后忽台处。果然，当弘吉利母子一到和林，蒙哥汗便下令解散了钩考局，调回了阿蓝答儿。但是由于阿蓝答儿等大臣内有七大王的庇护，外有漠北诸王的支持，一直大权在握，常常借机向蒙哥汗谗间忽必烈。本来这次进攻四川，按理说，应由驻守关中的忽必烈就近出征，但蒙哥汗临时又听信阿蓝答儿等人的谗言，只恐忽必烈军功显赫，尾大不掉，才亲自御驾亲征，而由七大王阿里不哥监守和林，阿蓝答儿等辅佐留守。今日蒙哥汗殡天，和林局势更为微妙。

正在这时，兀良哈台因攻潭州不利，也得知了蒙哥汗阵亡的消息，作为忽必烈的亲信，兀良哈台便派他的儿子阿术赶到黄州，建议忽必烈回和林争夺汗位。忽必烈觉得事关重大，才连夜在帅帐聚会商议。

忽必烈见大家都沉默不语，他一边玩摩着手中的滴砚，一边好像漠不经心地自言自语地说：

“北回，议和，大汗之仇，南征之功，都将弃于一旦；南进，报仇，战事旷日持久，有无必胜把握，国内能否无变？”

忽必烈话音刚落，大将拔都儿便大声说：

“合州失利，潭州也未攻取，如我再从鄂州城下不战而撤回，江南蛮子会小觑北朝！”

千户董文炳虽甚得忽必烈欢心，十年来不离忽必烈左右，征南诏，攻云南，从十户长升为千户长，不久前，他又单骑收

降淮西要隘台山寨，忽必烈常夸他为忠心耿耿的周仓，但他到底官职低微，虽然极力主战，在别的重臣大将未开口前，不好开口。现在，拔都儿说话了，他便激昂地表示忠心：

“大王，末将细观南人之防，防范森然，封锁甚严，必先挫其锐气，方可奏效。末将不才，愿率三千敢死之士杀过长江，挫南兵之势，然后大王再率大军渡江掩杀，鄂州指日可下。”

先锋蔡忽、万户张柔等武将都连声称和，主战气氛十分高昂。

武将之中只有阿术主张与南宋议和，回师和林。他此来就是受父命劝说忽必烈立即北回争夺汗位的。但武将们都主战，拔都儿、张柔等又多为宿将先辈，这又使阿术有点难以启齿了，他略一踌躇，才从侧面提出困难：

“末将此次过江，略略看了黄州之防备，高达、刘整等人果然不凡，舟师森然，恐非短期可以渡江。且末将临行之时，父帅谆谆嘱我禀奏大王，湖广民心十分刁野，我军常受袭扰，潭州，亦恐非短期可下。”

“迁延时日，劳而无功，朝内有变，噬脐难及。”郝经也力主回师议和，听阿术之言后，便急急忙忙地说。

他的话音刚落，拔都儿立即接口反驳。本来，阿术的话，拔都儿就不爱听，但他知道阿术的身份不同一般：阿术的先祖是成吉思汗的部族奴隶，在成吉思汗与扎木合的艰苦战斗中，功勋卓著，被破格授予“达尔罕那颜”（奴隶解放并被封官的称号）。传至其父兀良哈台时，阿术的地位更加显赫。兀良哈台与窝阔台汗情谊甚笃，蒙哥汗对之甚为尊重。前年蒙哥汗听信谗言，猜忌忽必烈时，多亏兀良哈台从中予以周旋。阿术虽年仅廿，却异常剽悍善战，别说拔都儿，就连号称忽必烈的智多

星的伯颜，对年轻的阿术也十分敬重。因此，拔都儿才按捺住自己的话头，而郝经一接话，倒又给拔都儿一个机会，于是他就说：

“国仇未报，军威未振，仓促回师，未免让南蛮小视；而大军一退，只怕江北贼寇又趁机蠢动，危及河济。淝水之战，殷鉴不远。”

焦虑、烦恼的心情又袭上忽必烈的心头。他觉得真如骑上虎背，上下皆难。赵璧曾对他讲过前秦苻坚率百万雄师攻打东晋失败的事，忽必烈印象很深：苻坚以百万之师竟因后退失序，弄得自相践踏，风声鹤唳，疑为追兵，淝水一败，使强盛一时的前秦国势一蹶不振，分裂为许多小国，互相攻夺，终而被拓跋魏所灭。他又想起了一年前宋金的采石之战，金帝完颜亮雄杰一时，领兵直下建康，不料却在采石矶被濒临绝境的宋兵打败了，而正在这时，留守东京的完颜雍却乘机自立。失去帝位的完颜亮退到扬州后，被其部下杀死。想到这儿，忽必烈那紧握滴砚的大手在上下轻拍桌案，心中也上下掂量着：渡江进攻吧，高达、刘整等人沿江设防，布置十分严密，几次强渡迄今无成效。更可虑的是，和林阿里不哥如乘机自立，阿蓝答儿等独揽朝政，自己将更难以立足。议和，北回，在目前看来，亦不失为一可行之策：但是一来没有合适的议和对手，二来也诚如拔都儿所言，劳师无功，西川败绩，如若江北贼寇乘时蠢动，将何以自全？

大厅内空气更加沉重，巨燎燃烧的呼呼火光在燃烧着人们的心；烛光映照下，人们的脸色更显得严峻。好一会沉默后，赵璧又用低沉缓慢的声调说道：

“大王，臣闻天下事谋划于未成之时甚易，补救于定局之后

则甚难。我圣朝五十年来征战未休：灭金国，并西夏，吞漠北，克成都，奄征四海，武功显赫，疆域之广袤甚于汉、唐。”赵璧说到这里，略一停顿，声调转而激昂，“但连年征战，黎民残破，殆欲歼尽；出师西征，久未即功；大汗殡归，朝堂无主，朝野人心难测：此诚危机存亡之秋。”

赵璧环顾四周，从人们的脸色中看出：他的话确实打动了他们，于是，他就趁势使自己的谈锋一直向下刺去。

“如我兵力耗敝，役程迁延，进退失据，必为人所乘，一旦有变，救将不及，悔之晚矣！此时此刻，必宜慎之又慎。依臣之见，不若接纳宋京，再遣通向使至宋，与其议和，划江而守，偃兵息战，我大军北回以定国是，然后创法立制，敕布天下，基业牢固后再图南进。”

郝经接过赵璧的话头说：

“赵经略使之论确乎为治世救时之策也。我圣朝立国以来，武功显赫，但征战未息，内政未举，三十年前，太宗窝阔台汗即位于库铁马阿刺里后，虽令耶律楚材定册立礼，然终未完备。今蒙哥汗殡天，朝政不定，我大王雄武冠伦，理应承天膺命，君临汗位，国是一定，即可专修内政，选贤任能，屯农，平赋，蓄精养锐，待政通人和，兵精粮足，再图南征以统江南，宋室何愁不平？”

赵璧和郝经的分析深深地打动着忽必烈的心。他觉得耶律楚材说得不错：治国者必用儒士。这些“秀才”们到底不同于只知力战的武将，目光深远，析理透辟。但忽必烈却不愿此时就做出决定，长期的征战生涯使他懂得，匆忙地定论罢议往往会有失误，而只有让臣下反复驳难辩论才能做出全面的决策，何况，他的智多星伯颜还没有说话。忽必烈侧过头去，瞟了伯

颜一眼。

伯颜这半晌一直在专心致志地喝着他从小就爱喝的黑马乳，好像在研究这宣窑盏所盛的黑马乳的味道是否胜过他幼时在新疆用彩陶碗所盛的马乳。他相貌堂堂，隆准大耳，疏眉朗目，年及而立。他生在新疆，其父晓古台长期随从宗王旭烈兀开发西域，伯颜弱冠后便也在宗王旭烈兀帐下任职。三年前，旭烈兀派他向总督西域、吐番、大理军事的忽必烈启禀政事时，忽必烈发现这个身材高大、声音朗朗的青年谈吐不俗，机敏善断，颇有识见，便将他留在身边。伯颜不负忽必烈厚望，与忽必烈图谋国事，任何疑难之事，伯颜辄数言即决，机敏过人，忽必烈更加宠爱，亲自出面为伯颜议婚。不及两年，伯颜便一跃而为忽必烈左右最受信任的心腹，成为忽必烈的智囊。忽必烈身边的蒙、色目、汉人官员，也对伯颜颇为敬佩，遇重大疑难问题，常找伯颜剖判。

伯颜感到忽必烈的眼光，也觉得双方意见已基本陈述完毕。他便放下手中的宣窑瓷盏，轻声说道：

“赵经略、郝宣抚之高论，诚为我朝治理条纲。回师和林以定国是，确为上策，势在必行。”说到这里，他略微提高了声音，用目光盯住赵璧、郝经等人，似商量地说：“但，选择撤军回师时机，却至关重要。应慎之又慎方妥。过缓，和林一旦有变，我辈将无法自拔。愚意以为我军应抓紧时日，先以大军渡江，包围鄂州，调兀良哈台元帅绕道江西以扰鄂州之背，南北夹击鄂州。如此，鄂州必会求援临安。临安枢密院使吴潜年老多病，重臣只有贾似道可以两淮之兵入援。似道果若来鄂，那时和议可成，我军北退则无后顾之忧。一面暗中做好北回准备，再派人赴和林打探情况，和林一旦有变，便可立即挥师北上。不知大

王以为可否？列位大臣以为然否？”

伯颜侃侃而谈，一口气说完了自己的策划，众人都觉此实为万全之策，纷纷颌首称是。

忽必烈听着伯颜的议论，紧锁的眉头渐渐舒展。伯颜的话音刚落，忽必烈便威严地哼了一声，大家都知道这是四大王要下决心的信号，帐篷里一时鸦雀无声，那熊熊燃烧的巨燎发出的声响似狂风呼啸。忽必烈正要开口，忽然帐门一启，怯薛歹头领匆匆走近伯颜低声说了几句话，虽然声音很低，但由于帐内安静，不仅忽必烈十分警觉的耳朵听到了，在场的文武大臣也都模模糊糊地听到了，忽必烈停下要说的话，兴奋地问：

“廖莹中亲来江北议和？”

怯薛歹首领立即面向忽必烈扎手行礼道：

“喳！现在江边董千户船上，等待大王命令。”

忽必烈一跃而起，兴奋地将手中的滴砚向几案上重重一放，“砰”的一声，这件名贵的龙泉窑船形滴砚便裂为四块，忽必烈理也不理，果断、坚定地下着命令：

“秀才，卿可去召见廖莹中，此人乃贾似道心腹：此次前来，定是探我虚实，如他答应输款纳帛，划江而守，便可答应议和；但还要委婉告他，我军渡江势在必行，而渡江之举实为贾公，只要贾公统兵来鄂，孤当使贾宣抚功垂青史。”拔都儿等武将听到这里都惶惑不解地瞪大了眼睛望望忽必烈，又望望赵璧、伯颜。伯颜依旧在专心致志地喝着黑马乳，似乎全然不知道众将投向自己的目光，赵璧却会意地连连点头。忽必烈说到这时，突然旋转目光，向拔都儿说道：“贾似道非等闲之辈，但少年得志，骄奢成性，孤要使他为我所用，就不能不向他卖这个人情。渡江之举孤要倚重将军，此次渡江定要成功。”拔都儿起身离座，

---

大声领命，忽必烈挥手示意让赵璧、拔都儿等文臣武将离帐而去，只留下伯颜、阿术。他起身离座，向伯颜缓缓地说：

“卿今晚就起身回和林，了解朝廷情况，如有异常，可用孤手谕调上都阔台入和林，并立即驿传来告。”说完，又转身向阿术说：“阿术将军，你暂时不回湖南，带上卫队护送右丞回京，一定要保右丞平安。”